(全景网供图)

我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

家乡的西瓜

□张建强

我的老家吉利区南陈村,紧临黄河,耕地以沙土地居多,最适宜西瓜种植。南陈的西瓜历来以“甜、脆、沙”著称,在洛阳周边地区美名远扬。

我小的时候,还是集体生产,生产队每年都要留上几亩上等的滩土地栽种西瓜,全队的经济收入基本上靠西瓜来支撑。种植西瓜是个技术活,可不是随便扒拉到谁就能胜任的。负责种瓜的村民,都是挑了又挑、选了又选的行家里手。这“行家里手”不仅体现在种植技术上,还要体现在辨别西瓜生熟的能力上。好端端的一个大西瓜,摘下来倘若是生的,换不来钱,岂不把人心疼死!

在村里,很早就流传着一个笑话:有个人到瓜园去买瓜,回家的路上,被石头绊了一下,西瓜从怀里掉了下来,瓜瓤竟然还是白色的。此人很生气,要求退钱。看瓜的老汉一本正经道:“人摔在地上,脸都会吓得苍白,何况是西瓜呢!”此笑话竟和后来网络上的笑话如出一辙。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时,我们这帮孩子肚子都笑痛了!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条件差,家家缺衣少粮,对于一般家庭来说,一年能吃上一两次西瓜已经很不错了。年景不好时,一年吃不上一口西瓜也不稀罕。不过还好,我的父亲是拿工资的“公家人”,几个西瓜钱父亲还是掏得起的。西瓜成熟的季节,只要父亲回来,必定带上我们到瓜园买西瓜,常常引来小伙伴羡慕的目光。有一年,眼瞅着地里的西瓜已经所剩不多,可还等不到父亲回来。我和哥哥一商量,由我负责放风,利用看瓜老爷爷午休的机会,哥哥悄悄潜入瓜地偷了一个大西瓜。不想,正好赶上父亲回来,我们非但没有得到表扬,反而被父亲狠狠批评了一顿。更要命的是,父亲还要我们亲自把西瓜送回去,向老爷爷赔礼道歉。“不是咱的咱不拿。”父亲语重心长的一句话,一直是我做人的信条。

后来,伴随着改革开放,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有了土地自主经营权的乡亲们,都纷纷开始摸索着种起西瓜来,南陈西瓜也一下子名声大振。大哥也加入了种植西瓜的队伍。起初的两年,因经验不足,大哥种出的西瓜不是个头不大,就是甜度不够,收入很不理想。那两年,大哥到市场上去卖瓜,从不说自己卖的是南陈西瓜。我不解,打着南陈西瓜的招牌,岂不更好卖!大哥摇摇头:“咱的技术不过关,可不能因为一己之利,毁了南陈西瓜的好名声!”

时光荏苒,而今大哥早已经是种植西瓜的行家,全村西瓜的种植方式,也从传统的裸地种植,改进为地膜覆盖、大蓬栽培。南陈西瓜产量越来越高,成熟越来越早,品质越来越优。高耸入云的泡桐树上刚刚传出知了的鸣叫声,市场上便可看到南陈西瓜的倩影,南陈西瓜成了引领吉利区西瓜市场的一面旗帜。今年春上,大哥打来电话,问我有没有不穿的旧毛衣,啥颜色都行。我说我给你买件新的吧。大哥一笑:“你误会了,我是用这些旧毛线给西瓜作标记。同一天开花坐果的西瓜,就在藤上系上同一种颜色的毛线,收获时判断西瓜生熟就变得非常简单。”古有“结绳记事”,今有“结绳辨瓜”,真是个不错的好办法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,如今的南陈村,村民住的早已不是过去的低矮瓦房,那一排排气派非凡的小洋楼背后,西瓜的功劳首屈一指!家乡西瓜的美名,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得益于悠久的种植历史,更得益于父老乡亲的勤劳与智慧。南陈西瓜其实是一种精神,是“敢为人先、坚韧不拔”精神的缩影,拥有了这种精神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!不是吗?

乐活

母亲与微信

□丁朝晖

自打父亲去世后,母亲就变得孤独起来,因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,她每天两点一线接送上幼儿园的孙女,生活过得很是无聊,常常除了做家务,就是看电视,大多数时间闷闷不乐。作为儿女的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不知道如何劝导。

为改变现状,我为家人办了旅游年票,每个周末我都提前制订好计划,然后带着女儿和母亲一起在市内景区(点)旅游。在龙门石窟景区柳树下休息时,我望着三三两两结伴的人群,灵机一动对母亲说:“您的世界太小了,很难交到新的朋友,不如回家后我教您上网加入朋友圈,这样您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快乐许多。”母亲诧异地望着我,一时间不知我所说的朋友圈是何物。我只好从QQ到微信,再到朋友圈详细地跟她诠释了一遍。

母亲听我介绍后,很感兴趣,马上问了我许多问题,我都耐心地一一解答。然后,我又趁热打铁教会了她在手机上如何使用微信。母亲迅即创建了一个微信群,把家里人都拉进群。霎时,你来我往信息滴滴声不断,母亲顿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。虽然母亲的群初建时人很少,但是母亲坚持每天用半个小时翻翻微信,看看更新的动态,了解一下家里人的生活,每次看完她都异常高兴。后来,亲朋好友知道后,纷纷提出加入她的群,于是母亲的微信群每天都有好友申请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母亲每天上微信除与家人沟通外,还积极关注起微信朋友圈的信息。有一天,母亲通过微信发现了一个群,成员是种植花草的爱好者,其中也有一些像母亲一样的老人,“群主”是李阿姨,昵称“花无缺”。她非常热情地向母亲介绍了种养花卉的益处和养殖各类花草的技巧,并邀请母亲加入她们的群,母亲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不善言辞的母亲在网上变得异常活跃,她有时也会在群里发表一些正能量评论,还会把一些有趣的照片和文字转发到群里。现在,母亲每天会花两三个小时在微信上,不仅性格开朗了许多,而且常常面带笑容,喜欢把自己的快乐与所有的人分享,日子也越过越舒心。不可否认,微信正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她的老年生活。

记忆

防空洞历险

□李俊辉

前几天,接旧城改造的通知,我陪80岁的父亲回到久别的单位家属院。

我极目寻找儿时的印记,耳旁萦绕着小伙伴的欢声笑语。看见院里那个防空洞口长满了荒草,那年我们进洞“探险”的经历在脑海中闪现。

那是暑假的一天,趁着大人午休的时间,八九岁的我们在孩子王鹏的带领下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开了堵在洞口的水泥板,顺手撕下旁边煤棚上的几片牛毛毡,口袋里装着手电筒、火柴和粉笔往洞里走去。

起初,我们有说有笑,兴奋得不得了。越往里光线越差,再靠里就是漆黑一片,鹏点燃了牛毛毡给我们壮胆。为了防止迷路,我们模仿电影里的情节,边走边用粉笔在土墙上画线做标记。地下道路有一米多宽,岔道很多。我们走着玩着,竟然忘记了方向。在一个路段往返了好几次,怎么也找不到出口。很快,牛毛毡烧完了,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鹏打开手电筒,决定顺着记号往回走。可这时才发现,墙上有很多记号,已经分不清哪些是我们留下的。我们在地下“迷宫”里晕头转向地走了半天,还是找不到来时的路。

当仅有的一只手电筒被耗尽了电量时,鹏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。黑暗中,几个胆小的孩子都哭开了。伸手不见五指的防空洞里,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,都抱怨鹏憨胆大,不该来探险。

突然,远处闪现一点亮光,“有人!”我们大喊救命,对面传来惊叫声:“天快黑了,快跑啊!”原来是四处寻找我们的父亲来了。他们在前面带路,我们在后面拼命跟着,终于出来了,我们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喘气。

当晚,惊魂未定的我永远记住了这次教训:盲目探险危害大,生命没有如果。

家事

给孙女起名字

□宋军威

孙女出生十几天的时候,叫一个什么名字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。

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代号,但真正能起出一个“叫起来上口、写起来顺手、少与他人重名、不和长辈重字”的名字并非是一件易事。

早在孙女出生前的两三个月,我就找来新华字典开始为孩子起名了,但毕竟因年龄偏大,思想守旧,给孙女起的名字大都太过严肃、正统而未被大家认可。女儿给未出生的侄女起名“子陌”,虽然洋气且与人重名不多,却又因“子”字与一位长辈的名字同音被否决。

因大家一时也起不出更为合适和理想的名字,起名一事也就暂时搁浅了。

随着孙女的出生,起名之事重新被提上议程。

“孩子出生在夏天,就叫夏天吧。”孩子妈妈提议。“夏天”太直白了,且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太滥,于是“夏天”被大家否定。儿子感到起名字难,干脆找来起名网,直接转去30元钱请“专家”给起名,结果发来的几十个名字,不是叫起来绕口,就是字笔画过稠,写起来麻烦,还有不少生僻字,或者是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,总之没有一个称心的。“叫潇潼咋样?”孩子妈妈想了一个名字,还把它发到我们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群里,让大家进行充分的讨论。

“潇潼名字虽好,但两个字在一起写起来笔画太多,将来按姓氏笔画排名靠后也太吃亏”,“‘潇’与‘小’字音难分,名字听起来不够大气”,“‘潇’不如改为‘若’,叫若潼名字会更有诗意”……群里你一言我一语,讨论热烈。

“‘若’不撇开就是‘苦’,撇开了就不苦了,象征着孩子一生幸福,永不受苦!这个字改得好,就叫若潼啦!”我作了决定。于是宋若潼,这个既响亮又好听的名字将伴随孙女一生。

彩虹夜

勇成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曲

孩子的快乐

□张亚玲

我站在走廊,欣赏着蒙蒙的雨。雨越下越大,天地间扯起了密密的水帘。地上的积水越来越深,形成了一个个“小湖泊”。

忽然,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他们没打伞,慢悠悠地“踱”着步,盯着地上。这不是我班的学生吗?怎么到雨里玩耍?不怕淋湿了衣服?我有些生气,正想喊他们,看见那个最调皮的男孩儿蹲下身,在水里捞着什么。一会儿,他捞起一个食品袋,大声对小伙伴喊着:“哈哈,我捡到了一个!”他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其他人也不甘示弱,跳进“小湖泊”里,然后都举起手中的纸片或塑料袋,像举着战利品一样欢呼着。

我催促他们到教室。他们这才发现了我,踩着雨水,笑着跑了回来。我赶紧到办公室拿了毛巾,边擦他们脸上的雨水,边教导:“你们几个孩子,怎么总不听话?我不是告诉你们,下雨了不要到外面玩吗?”

他们抢着说:“老师,今天我们值日,去保洁了。”

“身上都湿了,感冒了咋办?”

“老师,没事!”他们仰起脸,尽管还有水滴,但那自豪、快乐的笑容如此明亮,让我心头一热。

可爱的孩子们啊!就在这之前,我还批评他们在餐厅吃饭时说话,还因他们的作业没做完而大发雷霆。转眼,他们却能这么“潇洒”地到雨中捡拾垃圾。他们小小的心灵真的是毫无芥蒂、纯真无邪。

面对他们,我有些愧疚,平时对他们那么凶,他们的行为真的不可饶恕吗?跳水时,水花飞溅,快乐四溢,我小时候不也这样吗?这是孩子们的“专利”游戏。他们做保洁,再大的雨也不怕,那份责任与爱心令人称赞。即使刚才满脸泪水,转脸就笑靥如花,依然能轻松地跑、快活地笑。孩子的快乐如此触手可及,简单透明。

有了童心,老师眼里尽是好学生;有了童心,生活中处处有惊喜。

望着外面的雨,我也忽然有了想跳入水里的冲动。

百味

夏日池塘的坚守

□华子

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夏天,农村男孩子的消暑时光,大多在村里的小池塘里度过。

那时的我十一二岁,经常和村里的同龄伙伴们,一有空就往池塘里跳。大人们千交代万交代,不让我们去池塘里洗澡(游泳),可我们总是把大人的话当耳旁风,偷偷跑出去洗澡。

村东还有个比较大的池塘,紧靠黄河大堤,是黄河发大水时冲积形成的,水面很大,淤泥很深,深不可测。大人们会在那里洗澡纳凉,也有胆大的孩子到那里游泳。

一天中午,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本家一个侄儿一头扎进池塘的淤泥里,再也没有出来……一个半大小子说没就没了,父母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,全村的人都在流泪,知情的人都在叹息。一位七十来岁、叫财的本家哥哥痛心地站了出来,说:“从今往后,每天中午我到池塘边看着,谁家孩子敢来洗澡,我可要狠狠地打。”

此后的每年夏天,财哥每天从十一点到下午三四点钟,都到池塘边看着。特别是暑假期间,更是特别注意,无论天多热他都从不间断。累了,他拉一条席子铺在旁边的桥底下躺一会儿,睁着眼不敢睡着。谁家孩子来了,他又吵又骂,拎起棍子就打,回去还要告诉他的大人……村里的孩子们只能在本村的小渠沟、小塘窝里玩。他在大池塘边,一坚守就是十二年,直到慢慢老去。